

母子

名古名古

✕
t 19

2冊

490.9

Ta-8

1

No 3996

日七十九



富士川文庫

2182

丹水子序

庸醫之用方也猶小兒解隱語
 能慣解其語而不知其取以明
 醫之處病也猶高士參禪語維
 不遂字解義而先了其大意內
 經教醫之書而無分門互方漢
 張仲景始設之方法然重分六

丹水子序一

經而示其大例而已非秘而爾也
也病狀萬終則使人法其意而
處其變也及至後世門二盡分
方法編備如無所遺於是人惟
喜起小徑求明大意者蓋鮮矣
吾丹水先生常有慨焉熟讀素
難漸覺軒政之意其治依仲景

之意而不縛於仲景之方學精
術至撰述之書頗多予既於難
經註疏後序表出之而又自曰
隨筆者若干卷或發明物理或
考證事實或記聞見間涉滑稽
亦暇日筆端之戲也其梓板
醫家事者數十條名丹水子命

丹水三序二

愚校讐此非明矣大意抑撰述
之緒餘也然見一牙則知全象
之大於半矣先生姓名古屋名
言醫晚年自号丹水子真享丁
卯十一月風疾堂人序

長竹庵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丹水子序

余未嘗不沈病今在子
年齒石能然固依以息
獨以難消本以或按摩
搖之律德氣婢使活眠
收覺者百以而見也古也

丹水子序一



丹水子卷上

名古屋 女醫 著

白玉蟾谷神不死論曰谷者天谷也神者一身之元神也天之谷含造化容虛空地之谷容萬物載山川入與天地同所稟也亦有谷焉其谷藏真一宅元神是以頭有九宮上應九天中間一宮謂之泥丸又曰黃庭又名崑崙又名天谷其名頗多乃元神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謂之谷

丹水子 卷上

撰
記
云



神神存則生神去則死日則接於物夜則接於夢神不能安其居也黃糧未熟南柯未寢一生之榮辱富貴百歲之悲憂快樂備常於一夢之間使其去而不還游而不返則生死路隔幽明之途絕矣由是觀之不能自生而神生之人不能自死而神死之若神居其谷而不死人安得而死乎然谷神所以不死者由元牝也元者陽也天也牝者陰也地也然則元牝二氣各有

深旨非遇至人授以口訣不可得而知也靈樞內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言人身中上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也中有應谷絳宮藏氣之府也下有靈谷關元藏精之府也天谷元宮也乃元神之室靈性之所存是神之要也聖人則天地之要知變化之源神守於元宮氣騰於牝府神氣交感自然成真與道為一而入於不死不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牝也聖人運用於元

此之內造化於恍惚之中當其元牝之氣
入乎其根開極則失於急任之則失於蕩
欲其綿二續二勿令間斷耳若存者順其
自然而存之神久自寧息久自定性入自
然無為妙用未嘗至於勤勞迫切故曰用
之不動即此而觀則元牝為上下二源炁
母昇降之正道明矣世人不窮其根不究
其源便以鼻為元以口為牝若以鼻口為
元牝則元牝之明又將何以名之此皆不

能造其妙非大聖人安能究其理哉

明素難辨脉症審藥性考方意而后療病者
人雖不稱其功良醫也人不稱其功而所
以為良者何也百人瘥而一人死死者聞
人也瘥者小人也故百人之功空矣是以
人不稱其功未嘗讀醫書無辨脉症治因
猥用方療病者人雖稱其功幸醫也所以
為幸者何也百人死而一人瘥瘥者聞人
也死者小人也一人蓋百人故人稱其功

矣然則不稱之宜矣稱之亦宜矣惟幸不幸已維然醫罪大也不務當自務之事而徒僥幸也甚危而已病家亦非無罪暗於理而不精乎擇醫也擇醫委之死須勿悔焉鷹擊鳥者也雀捕蟬者也有時不擊不捕者非不能也誤失也假令蠅捕鼠蟾蝥捕蚤有不捕者非誤失也不能也然則良醫之無功非素不能焉不幸而誤失也幸醫之有功非素能焉幸而遇中也

下日會諸生講難經及三焦命門辨列坐皆嘆賞焉一人起曰先生之於醫可謂勤矣與世之眾醫不可同日而語也然先生對眾醫禮容甚過若有不治者則必讓他醫使之治之先生不能治者誰能治之哉然則如畏眾醫之譏而為之者於先生也恐非耶曰不然我學雖勤不知旦診夕死有生之有死之彼亦有生之有死之我不盡生之彼不盡死之我何勝於彼耶且有壽

有爵我何敢倨焉乎曰然則弟子之惑滋甚以先生學而瘡久也不異於衆醫則今日而不學則可矣曰是何言也凡治病以僕隸與以門戶與以辨佞與抑以方劑與苟以方劑則不讀書而何以知方意我治病擇方用之不應則退而考巢孫已上論而弥思不已若應而有瘡非學之力而何也非如彼不思而徒求過中已不知旦夕

生死者天賦愚昧非視垣外人之才也古不言乎粉墨至則西施以加麗宿瘤以藏拙汝退而勿怠慢焉

柳原有一商人飼數猫驅鼠鼠避猫遁屋外夏日得賓沽酒市蚶置之井邊蚶納涼開口鼠沒首嗜肉蚶驚開口措鼠首而殺翌日亦然商人駭曰神物也捕鼠也勝於猫而遠挹鹵水飼蚶世間多類此者有一醫勤讀醫書自謂能療病然無有人推之進

於富貴家一旦媒妾於大國主妾得寵而後令推媒醫療國中而乃今至豐富者噉乎蚶非捕鼠者而捕鼠也勝於狸奴媒非醫事而獲功也勝於學問是以天下之不飼蚶者幾希矣

洙泗之間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南陽之歧張仲景後之塞路者劉朱之後言陰虛之說者是也我竊比於孟子人謂予何人謂予何

譚子曰天下賢惠常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窗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呼此言也保身延壽之金丹也

唐椿曰四損遠唾損氣多睡損神多汗損血疾行損筋病源集

延命錄曰飲以養陽食以養陰食宜常少亦勿令虛不饑強食則脾胃不渴強飲則胃張冬則朝勿令虛夏則夜勿令飽

吉仲曰人喉間有二管一軟一硬軟者連胃而無底止通有形之水穀上入下出名曰食喉硬者連肺而有底止通呼吸之氣玄門謂之十二重樓名曰氣喉若有形之物誤入氣喉惟其有底不能下出必從上搶出而後止若搶有形中之無形者如酸醋塩水之類尚有方法可治若搶有形之易碎者如粥飯之類尤易搶出若搶有形中之堅硬者如瓜子生豈之類上不出下不

降必死無疑 醫宗說約

譚子曰儉於聽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富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閭可以無賊盜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職官可以無奸佞儉於嬪嬙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死是知儉可以為萬化之柄

呂不韋曰水之性清土者相之故不能清人之性壽物相之故不待壽 相讀曰昏也濁也亂也

呂子曰先王不處大室不為高臺味不衆珍
衣不煇熱煇熱則理真煇讀宜也厚也理
理寒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
大鞞中大鞞而氣不達故此長生可得乎
閔尹子曰人動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
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
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呂子曰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貧賤之
致物也難雖欲過之矣由出則以車入則

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蹙之機肥肉厚
酒務以相疆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
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斤
三患者富貴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
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燠則及于其手足一
手足之寒弗燠則周于其四體氣脈之相
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
于一賤理之不知或知忽之遂至于不可

救以死不亦悲夫

郁離子曰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者切脉以知證審證以為方證有陰陽虛實脉有浮沈細大而方有汗下補瀉鍼灼湯劑之法參苓薑桂麻黃芒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脉而不善為方非醫也維有扁鵲之識徒曉曉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脉道聽塗說以為方而語人曰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

羅隱曰夫大德曰生至貴唯命故兩臂重於

四海萬物少於一身

三折肱知為良醫此言前誤多而后悟之義

也孔叢子以為孔子之語左傳以為高疆

之言皆此之意也然唐椿原病集曰折字

為義食列切斷而猶連之意及按春秋傳

定公十三年晉荀躒等奉公以伐范氏中

行氏弗克二字將伐公齊高疆曰三折肱

知為良醫唯伐為不可民弗與也弗聽遂

伐公國久也。公二子果敗東坡。又以一彈
指為對。吳蒙齋曰。脈藥可折脈。而治觀其
數者。蓋欲醫之臨證。施治當再三曲。脈沈
思精慮。而無苟且妄治之誤。為義若以俗
云能三治折脈者。為良醫。愚恐與此理有
乖。欣然不敢強說。當待後之識者。予謂唐
三椿說似穿鑿。
素問生氣通天論曰。膏粱之變。足生大疔。註
謂膏粱之人。內多滯熱。皮厚肉密。故內變

為疔。取以疔生。疔足者。四肢為諸陽之本。
以其甚費。子下邪毒。襲虛故。尔新校正曰。
按疔生之處。不常于足。蓋膏粱之變。饒生
大疔。非偏著足也。誦其辭。而理之殊。何也。
曰考諸篇。內膏粱之變。足生大疔。總言膏
粱能生病。可以生大疔也。此足字。今人常
如此用者。如中庸邦有道。其言足以興邦。
無道其默。足以容足。字義一也。後注叙簡
子詳察。斯亦愚之管見。強說必有高識之

士為之明辨，曷容贅焉。
一曰與二三子納涼後園，一人曰醫之所患
者，診脈已決，不能知之，曰能務至精微，則
當得其妙者。仲景一日入桐栢，覓藥草，遇
一病人求診，仲景曰子之腕有獸脈，何也。
其人以實具對，乃澤山穴中老猿也。仲景
出囊中丸藥，果之一服，輒愈。明日其父肩
一巨木至，曰此萬年相也。聊以相報。仲景
劉為一琴，一曰古猿，一曰萬年，眾聽皆嘆。

一人曰各自業醫者，為養妻子也。診至而
其報一枯木耳。今醫能謀至大國，則死亦
得銀百錠，勿徒費精於診脈。一室皆絕倒。
古傳黃帝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群龍下迎，乘
白雲，至於帝鄉。此說似為怪，然于今人信
之者，以黃帝有當上仙之實故也。黃帝之
所以為黃帝者，以異於眾人死也。若不異
於眾人死，則何以為黃帝。雖然，徒信之求
仙者，惑之甚也。疑而不信，亦非也。彭祖為

長壽至今人信之者以彭祖有當長生之實也然則黃帝稟賦異眾修養亦異眾則言之仙化亦不怪黃帝人類也言羽化上天亦非也上古言有其實則直受之不疑當無害舜有完廩浚井之故其時舜正得九男二女之富貴而曷自為之邪然孟子受而不拒之以有其實之故也黃帝之故亦同然程子華答公仲承問而強為之說恐非歟

子華字

姓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孔曰子遇諸鄭歎曰天下賢士也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

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

采銅於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山上鼎

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

不得上升攀龍之胡胡龍領也力顛而絕帝

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

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之有

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

又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者知識也人之異于龍二之異於鼎二之異于雲言之辨也惡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實也曲言者假以指

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偽則知者正之謫甚而殺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鑪鼓神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用而心術之變也

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
同耳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
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
也遠矣群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
之胡有見于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
有見於下無見於上士也上下無見者民
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
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
之述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

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
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
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
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
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入之大常生而少
壯轉而為衰老轉而為死亡聖凡之所共
也上知之而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
形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昏尊盧以
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園之上

峴榭聯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也而復何
所主宰何取臣使而其昏默以至子
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又知者
敬羨愚者矜貶其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
之九鼎禹所以圖神靈也黃帝之鑄一禹
之鑄九其造為者同而所以適焉者頌
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
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
一日而丁人居外懲其如是也鳩工而穿

井於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
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
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
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
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
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
其人而質之之譬也予世之後必有人主
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
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

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
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黃省曾撰種魚經曰有河豚之魚出于江海
有大毒能殺人無類無鱗與口目能開闔
能作聲是鱗中之毒品也凡烹調也豚之
子目之精脊之血必尽弃之洎二皮肉肝
之有斑眼之赤肝之獨包鉗之一異但不
可食凡洗宜極淨者宜極熟治之不中度
不熟則毒于人中其毒者水調槐花末或

龍腦水或至宝丹或椒欖子皆可解也反
諸荊芥等風藥服風藥而食之者即死物
類相感志以荊芥煮其子候如芡大易荊
芥再者至復小乃可食蘇文定公轍嘗記
吳人丁隲食河豚而死以為世戒楊禮部
家僮三人入肆共食河豚皆即死江南惟
江陰所烹調者為良予在金陵毛鴻臚饗
者出之曰乃江陰其官所遺也予曰江陰
之人偶不中度將何如豈可信也其以不

贊之軀試可謝之物毛公即命撤去此品
決不可食倘遇他氏宴會饌此亦必禁謝
不食乃為珍玉其身者班魚似河豚而小
食者雖無恙然其種類并絕之可也
或問予建仁寺有僧向宴會其夕發熱煩悶
而死後一日身紫黑色肉爛腐是疑中毒
也是何毒也曰不然有此證矣一萬社草
曰高一泉往鄉飲食恣肆歸後房勞頭不
疼身大熱面赤眼紅虛煩而躁漱水不啜

手足厥冷大便溏瀉此陰寒之症法當溫
補但胸前高突脹滿而痛手不可近又該
消導觀其形體肥盛精神似覺有餘六脈
寸微尺沉伏數歇止此日在酬愿予祈以
為決死之症夜離筵將散必隨神去彼家
別延一醫投以大柴湯二鼓而殂死後週
身肉色青紅相間病家以為誤藥之故欲
與此醫尋釁予解之曰原犯死症死脈是
以予不用藥彼曰皮色青紅相間明是藥

死顯然予曰經曰陽先絕則其身青陰先
絕則身赤儻若虛損勞瘵肌肉消瘦灯尽
油乾却無形色矣頭眩者真元虛脫精氣
竭絕而死其肌膚血肉未嘗有病血凝不
流或青或紅何關醫藥之事其人默然而
退恐僧病亦如高一泉者歎
醫說曰齊州士曹席進孺招所親張彬秀才
為館舍彬嗜酒每夜必寘數斗於床隅一
夕忘設焉夜半大渴求之不可得愈悶呼

蹶俄頃嘔吐一物于地旦起視之見床下
塊肉如肝而黃上如蜂窠猶微動取酒沃
之唧唧有聲始悟平生酒病根本亟投諸
火中後遂不飲又玄山記常元載不飲以
鼻聞酒氣已醉有一人謂可用術治之即
取針挑元載鼻尖出一青蟲曰此酒魔也
聞酒即畏之去此何患元載是日已飲一
斗五日倍之此與張彬病兩般之怪物也
一日示二三子曰醫慎不可貪色也張季明

醫說曰宣和間有一士人抱病經年百治不瘥有何澄者善醫其妻召至引入密室中告之曰妾以良人抱疾日久典賣殆盡無以供醫藥之資以身相酬醫正色推之曰小娘子何為出此言但放心當為調治取効切不可以此相污萬一外人知之非獨使其醫藥不効不有人誅必有鬼責未幾其夫疾愈何澄一夕夢神引入神祠有判官語之汝醫藥有効不於艱急之際以

色慾為貪亂良人婦女上帝令賜汝錢五百貫官一資未數月東宮得疾國醫不能治有詔召草澤醫澄乃應詔進劑而愈朝廷賜錢三千貫與初品官自後醫道盛行京師號為何藥院家一人曰凡天下之理也去與明當孰先之今醫幸淫富家寡婦私其財資則立身顯名者往往有之我以為出得上帝報不如明私寡婦財予笑而不能答

郁離子曰黔中仕于齊以好賄黜而困謂秦
龍先生曰小人今而痛懲于賄矣惟先生
憐而進之又黜既用而復黜秦龍先生曰昔
者玄石好酒為酒困五藏重灼肌骨蒸者
如烈百藥不能救三日而後釋酒始醒謂其
人曰吾今而後知酒可以喪人也吾不敢
復飲矣居不能閱月同飲至曰試嘗之始
而三爵止明日而五之又明白十之又明
日而大醺忘其欲死矣今人如斯者多矣

故書以為戒

三國志曰子猷病已瘡華陀視脈曰尚虛未
復勿為家事色復即死死當舌出數寸其
妻從百車外省之止宿交接三日病瘳一
如院言可畏哉故時疫瘳後必慎勿犯房
事

忍小便入房者得淋莖中痛面失血色或致
胞轉臍下急痛死難存
月事未絕而交接生白駁又冷氣入內身面

痿黃不產 雜居

齊大夫褚證曰羸女則養血宜及時而嫁弱
 男則節色宜待壯而婚素女白人年二十
 者四日一泄三十者八日一泄四十者十
 六日一泄五十者二十日一泄又白人年
 六十者當閉精勿泄若氣力尚壯盛者亦
 不可強忍久而不泄致生癰疽同右
 彭祖曰男不可無女女不可無男若念頭正
 直無可思者大佳長年也又白人能一月

再泄精一歲二十四泄得壽二百歲同右
 又曰上士異床中士異被服藥千顆不如獨

卧同右

或問曰王太僕曰夫病之微小者猶人火也
 遇草而熇得水而燔可以濕伏以水滅故
 逆其性氣以折之攻之病之太甚者猶龍
 火也得濕而焰遇水而燔不知其性以水
 折之適足以光焰詣天物窮方止矣識其
 性者反常之理以火逐之則燔灼自消熇

丹水子 卷一 十一
火撲滅我國數有雷火燒屋宇雷火猶龍
火也以火逐之不滅以水撲之則滅古人
之言亦不足信耶予曰天火亦附物則猶
人火也故不以火滅可以水滅王氏言物
窮方止矣者未試而言也治病亦然人身
相火常暗行於空無中附肌肉血膜而為
病別猶人火也豈可以溫熱劑逐之乎
丹鉛摠錄曰東坡詩記取經溫泉天下七處
以驪山為最予在南中取見又不止七處

也寧州白崖德勝關浪穹宜良鄧州三泊
凡數十處而安寧為最凡溫湯所在下必
有硫黃其水猶有其味獨安寧清徹見底
垢自浮去不積且無硫氣不知何理也旧
有入見其竅出丹砂數粒乃知其下有丹
砂傳聞徽州黃山溫泉亦類此後周王褒
溫湯銘曰白礬上徹丹砂下沈華清駐老
飛流瑩心乃知溫泉所在必白礬丹砂硫
黃三物為之根乃蒸為暖流耳然則洛溫

泉宜治寒濕痺及脾胃虛寒者不宜陰虛
 火動志也
 楊升菴曰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天地相去八
 萬四千里人肖天地也
 抱朴子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位
 猶宮室也四肢之別猶郊境也骨節之分
 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
 知治身則能治國矣夫愛其民所以安其
 國惜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

則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全也是
 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於無
 事之前不追於既逝之後夫人難養而易
 危氣難清而易濁故能審威德所以保社
 稷割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真一存焉三
 一字焉百病却焉年壽延焉
 釋氏論曰地水火風和合成人筋骨肌肉皆
 屬乎地精血津液皆屬乎水呼吸溫煖皆
 屬乎火靈明活動皆屬乎風是以風止則

氣絕火去則身冷水竭則無血土散則身裂

或問曰醫為僧形何也曰無官位者不可近於貴故與僧官臣之或曰古有黷行秘妻妾者故使為僧形如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者也淮南子注曰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

人之美豔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致夫

淮南子曰人之為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不

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故立予門者見世醫之富貴勿有廢學能勤宜緩時

一人欲無病常服六味丸補中益氣湯一日無缺又勤步行以運脾氣遊山林以盛神氣終足受濕脛生腫毒地黃之毒壅脾腎氣續成水腫於是欲用白朮人參等燥濕補劑治之已飽補劑而今厭之是以予謂養生貴自然關尹子曰有死立者有死

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
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
死信哉言也

關尹子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
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
無或曰當喜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
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騫不已殊不知
我之生死如馬之手足牛之翼本無有復無
無譬如木土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濕

之

或曰一婦人數年病血瘕而死如龜者破腹
而出醫書亦有焉有此理耶曰有此理關
尹子曰我之一身內變蛟蜩外丞蟲蚤瘕
則龜魚痿則鼠螳我可為萬物

有病投庸醫者取謂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
戶田道玄曰關尹子曰陰陽雖妙不能卵無
雄之雌然我隣家一男子後虎產一子長
三寸餘有此理耶曰陽兼陰陰不能兼陽

古有淫夫化女則駸雜之而化不可測也
無雄之雌雞雖產卵無成雛則以非陰陽
之正也

子華子曰元者太初之中氣也天帝得之運
字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
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故能
固其元為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為寇賊之
寇加法度焉為寇冕之寇故曰殘固之謂
寇毀賊則為賊夫穿垣竄矣鎬鎬其盜之

細也按朱丹溪格致餘論病實胃氣傷者
勿攻擊之論本於此言然殊不知元氣之
盛為壯火之故也小火却成邪火而壯火
無成邪火小火既鬱滯於寒濕成邪火則
莫不燒燥肌肉筋骨血液今俗稱勞咳之
症是也雖如火盛之取為實火衰之故也
管子曰精也者氣之精者也素問曰氣歸精
精歸化精食氣故精血衰者不用參朮何
以為補故八味丸補精血猶兼桂附氣藥

古人之制方皆此類也。不可不察。或曰：子從張仲景《元方二子論》：百病皆因傷寒，用溫熱劑為本固是矣。夏月酷暑亦用之者，非甚乎？曰：淮南子曰：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人二氣則成病，二氣故成病，不去一氣則其病難瘥，故用之以去焉。或曰：林一進之用方也，專補劑非不功也。豈不偏乎？曰：凡人有所長則必有所短，豈以微瑕捨連城之璧哉？古不謂字竟有

遺道西施有所醜

岡野可安天性嗜酒，厭人事，占小菴於西郊，踈絕人事，友來必飲，晝夜沉醉，自謂我生御女二度而已，人無犯陰事，則雖酒毒積傷腸胃，不可到大病也。遂絕陰事，唯酒務焉。而終受難治之病，自曰必死矣。以絕陰事，命根尚固，欲早死不能。今正悔之，是所謂單豹養其內，虎食其外，張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是也不可不知矣。

淮南子曰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沈酒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辨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姦刻偽昏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解僑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力堯之舉禹

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亦言先哲製腎氣丸濟腎病後世貪補腎市搆六味丸左歸丸術之妄服終至浸漬脾腎生腫脹之病及服餌何首烏黃精枸杞覆盆子等之類其費不可勝數也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